

「文體自覺」與「文人覺醒」

——從朱自清散文探析其「文學自覺」

上世紀二十年代，日本漢學家鈴木虎雄以「文學自覺」概括魏晉文學的價值，大體是說文學自此在道德體系以外自成意義。魯迅及眾多學者承繼此說，後來李澤厚教授更引入「人的覺醒」以擴大「文學自覺」的人文內涵。所謂「人的覺醒」，就是「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，人對自己生命、意義、命運的重新發現、思索、把握和追求。」而文學正是這種覺醒發生的場域。

「文學自覺」這個觀念提出近一世紀後，是否也能移用到現代文學的範疇？現代文學一般以新文化運動為起點，其時提倡白話文寫作，故文言傳統所重視的散文由文學場域的中心退居邊緣，使散文的面貌及地位面臨重構，作家則紛紛透過創作反映對散文的「文體自覺」，如周作人主美文，魯迅則倡雜文。至於本文探討的朱自清，在不同的創作階段對散文的「文體自覺」有不同的展現，遞嬗之中亦可見他作為文人的「人的覺醒」（下稱「文人覺醒」）。

本文將以北京出版社發行之《朱自清散文經典全集》所輯篇章為據，嘗試從朱自清對散文的「文體自覺」探討到他的「文人覺醒」，由此認識朱自清作為現代散文大家的「文學自覺」。

（一）「文體自覺」：從題材和語言體現閑話本色

朱自清的教研工作令他不僅能以創作沾溉現代散文，更能站到研究者的位置去審視創作，由是培養出對散文的「文體自覺」，則可見於朱氏的序跋文章。1928年撰成的〈《背影》序〉一文，明確地闡述了朱氏對現代散文的源流、性質及文學地位的觀點，為探尋朱氏散文自覺的一大線索。

朱自清在該文提出，現代散文承繼了中國文學以散文為宗的優勢，對小說、戲劇、新詩等純文學展開反動；且其選材和表現上相對各種文類寬鬆，能以「閑話」一詞概括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該文的發表時間距離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已逾十年，而朱氏自1923年開始寫作散文，《背影》已是他的第二本散文集，因此這篇序言可以視為朱自清對新文化運動、對自己第一個五年的創作的一次回顧。筆者據此相信，從回顧中提煉出對散文的這份「閑話」自覺，在朱氏第一個五年的散文創作中應該有跡可尋，下文將從題材

選擇和語言表現兩方面展開討論。

選材方面若能近取諸身，相信便容易趨近閑適的感覺，朱氏早年就常以自己的山水遊歷、情感經驗入文。舉其初試啼聲之作〈槳燈影裡的秦淮河〉為例，全文記述與友人俞平伯遊秦淮河的經歷，從船上所見寫到對古典文學的想像，從燈月交輝寫到歌妓的誘惑，盡訴作者的親身見聞及心路歷程，謹慎而不嚴肅，正是閑適而不落俗套的體現。類似的例子還有〈綠〉，朱氏在文中對梅雨潭描寫細緻，進而把潭水想像為玉人「女兒綠」，先不論詞句是否有所雕琢，但所說的風景、心境卻都是閑話自然涉及的題材。另外如〈「月朦朧，鳥朦朧，簾卷海棠紅」〉，這次作者的想像力不再以實境為起點，倒是從一幅畫作中浮想聯翩；但同樣取材自生活餘暇，自然與其他的山水感想一脈相承，均帶有閑適的感覺。

閑話般的題材，還需要以閑話般的語言表現出來。與朱自清等作家同年代的教育家兼作家楊振聲曾經指出，新文學最大的缺陷是作家對文學所用的白話缺乏研究，而朱自清在這方面從一開始就已是難得的例外。葉聖陶也曾指出朱氏「能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，[……]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。」葉氏之言是針對朱自清三十年代歐遊後的作品而論，筆者則傾向認同楊氏之說，認為朱自清自創作伊始在融注口語方面已見成效。可以設想，半文半白、半中半西的行文會使讀者與文本產生距離，朱自清若能做到文學語言口語化，作品自然便會貼近民眾，如話家常，亦即是「閑話」自覺的體現。下文將從其早年作品驗證此說。

朱自清於1926年所寫的〈飄零〉，開篇與收結分別記述與友人的兩席對話。口語置於文中而不顯突兀，且舉當中一個聲情並茂的例子：「『他其實大可以不必管甚麼中國不中國了：偏偏又戀戀不捨的！』」即使不是呈現對話的文段，朱氏亦有嘗試以帶口語的筆調與讀者對話：「P又告訴我W戀愛的故事。是的，戀愛的故事！」類似的口語結構亦見同年作品〈海行雜記〉：「是的，這不怪同船的幾個朋友要罵這隻船是『帝國主義』的船了。『帝國主義的船』！」還有寫於1924年的〈春暉的一月〉：「好的，我也該下橋去了；春暉中學校還沒有看見呢。」重複關鍵字眼，用感嘆號加強語氣，兼把「是的」、「好了」這類口語的發語詞放進文章，以今天的視角讀之看似平常，但值得注意那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作品，早於那時朱氏已能衝破文言的藩籬，在傳達白話時又不為歐化句式所窒礙，這相對於同時代的作家而言確是一大突破，朱氏的創作亦是因而滲透閑話氣息。

「閑話」這種散文自覺，從選材和表現兩面觀之，確實高度呈現於朱自清早年創作

之中。至於這種「文體自覺」在朱氏後期創作有何遞嬗，又或如何輔助朱氏呈現其「文人覺醒」，本文第二部分將嘗試探析。

(二)「文人覺醒」：以閑話形式發揚人文精神

朱自清於二十年代在文壇斬露頭角，三十年代遊歷歐陸後亦寫作了眾多遊記篇章，這兩個年代的散文創作奠定了朱氏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。事實上，朱自清在 1948 年病逝前一直筆耕不輟，只是後期的創作由遊記小品轉為論說文章，觸目的程度不及之前文藝色彩較濃的創作。近年始見學者為此平議，如樊善標教授在編選朱氏散文及小說時指出：「如果把文學散文的界線劃得寬些，則《標準與尺度》、《論雅俗共賞》和《語文影及其他》裏的若干論說文，才是朱自清散文的最高境界。」而仍需討論的是，這些論說文章有否承載朱自清的「文人覺醒」，反映他作為文人的自我定位與社會意識？

事實上，遠遠早於寫作論說文章前，朱自清已是一名力求獨立思考的文人。他早年對個人與社會交疊的命脈的思考，可參看跟前述〈《背影》序〉同年寫成的〈哪裏走〉一文：「在這革命的時期〔引者案：指 1926 至 1927 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期〕，〔……〕只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、小冊子，便已足用；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，更不用提甚麼文學、哲學了〔……〕我們的階級〔引者案：指小資產階級，朱氏稱之 Petty Bourgeoisie〕，如我所預想的，是在向著滅亡走；但我為甚麼必得跟著？」朱自清在面對革命潮流與所屬階級的主張相違背時，沒站到反革命的一端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便是「暫時逃避」，以學術、文學和藝術作為「消磨精力的場所」。倘朱氏所言沒有自謙的成分，那似乎說不上是文人應有的身份覺醒。但就事論事，若朱氏後來的論說文章仍然能面向讀者，滲透其中的國學素養和人生閱歷甚至能給讀者指示方向，那麼朱氏的寫作便不僅是消磨精力的退場機制，而是恰好相反地實現了文人的身份覺醒。倘若此「文人覺醒」成立，朱氏以「閑話」為歸趨的散文自覺會否因而轉變，似乎又值得成為延伸下去的話題。

朱自清在 1947 年寫作的〈論不滿現狀〉，可視為對〈哪裏走〉中「暫時逃避」一說的隔空回應：「到了現在這年頭，象牙塔下已經變成了十字街，而且這塔已經開始拆卸了。於是乎他們恐怕只有走出來，走到人群裡。」相隔廿載，朱自清已漸漸走出自身階層沒落的沮喪；而所謂從象牙塔走出十字路口，就是朱自清對社會與自身發展反覆思索後，對自己的身份與命脈的重新體認、把握，這亦正好契合李澤厚教授提出的「人的覺醒」的意涵。當然，這「文人覺醒」的過程並非一蹴而就，原委亦難憑空敘說，因此不妨再讀幾篇朱氏四十年代的論說文章。

作為國學根基深厚的文人踏出十字路口，在思想上與年青一代際會，朱自清寫下了〈論氣節〉一文。文中先從《左傳》、《孟子》等傳統視角釐清「氣」、「節」各自的意涵，提出兩者為一縱一收，繼而貫通昔時與目前，直抒對當下年輕知識分子輕忽後者的憂慮：「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，他們無視傳統的『氣節』，特別是那種消極的『節』替代的是『正義感』，接著『正義感』的是『行動』，〔……〕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，知識階級大概還是要變質的吧？」然而，朱自清在意識到此情此狀後，對青年的態度並非只有批判；反之，他更嘗試站到青年的立場去，從青年和中年的雙重視角了解世代的矛盾，故在〈論青年〉寫道：「青年卻恨這種切近的典型的標準〔引者案：指有為有守愛人愛物的標準〕妨礙他們飛躍的理想。〔……〕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為甚麼總愛旁逸斜出不走正路，說是時代病。」了解青年的下一步就是扶助青年，文中繼而對蔡子民提出的「讀書不忘救國，救國不忘讀書」表示認同，再具體指出學校應像實驗室般按計劃進行對青年的訓練，而老師應當講情理而不敷衍，重誘導而始終守法。

朱自清在一系列論說文中流露了深厚的人文關懷，更憑藉從國學素養和人生閱歷而來的智慧，給當下時有迷失的青年提供指引，足見朱氏的「文人覺醒」。然而，朱自清的文章從抒情到論說，從近似周作人的美文轉為近似魯迅的雜文，這是否代表他對散文的「文體自覺」已不同當初？

就選材而言，晚期論說文的內容確實超乎閑話的載荷；但朱自清由始至終均用純白話及散文的體式來敘說心底話，並志在與讀者溝通交流。周作人在《中國新文學大系·散文一集》的導言中說：「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，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。」移用此觀點，我們會發現朱自清對散文的「文體自覺」在不同階段確有不同的面貌，但實際上只是由「言自己之志」過渡至「載自己的道」，並且借助散文在結構上相對彈性的特點，卸下純文學在謀篇佈局、經營文辭等方面的擔子，由是呈現「文人覺醒」，進而啟導讀者對當下時局的反思。由此可見，朱氏的「文體自覺」沒有逆轉，卻有所昇華，並能與其「文人覺醒」相輔相成。筆者據此相信，以「文人覺醒」昇華「文體自覺」，以「文體自覺」呈現「文人覺醒」，統合起來就是朱自清的「文學自覺」。

朱自清作為現代散文大家，其名篇如〈荷塘月色〉、〈背影〉等固然有高度的文學價值；但朱氏給後世讀者留下的寶庫，筆者相信遠遠不止於此。倘若閱讀的視野不限制在教科書內，我們應該能從朱自清的為文、為人中獲得更多裨益和啟發。本文嘗試以具體作品印證朱氏的散文自覺，並從朱氏晚期的論說文章析論其對文人身份的覺醒，一探朱

氏的「文學自覺」。粗疏之處相信難免，但仍希望能拋磚引玉，喚起讀者對朱氏作品的關注和思考。

參考資料

1. 鈴木虎雄著，許總譯：《中國詩論史》。廣西人民出版社，1989。
2. 李澤厚：《美的歷程》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第 85-86 頁，1989。
3. 陳平原：《中國散文小說史》。北京大學出版社，第 202-203 頁，2010。
4. 范重培：《中國散文批評史》。江蘇教育出版社，第 225-226 頁，2000。
5. 朱自清著，樓霏編：《朱自清散文經典全集》。北京出版社，2007。
6. 楊振聲：〈朱自清先生與現代散文〉，載朱金順編：《朱自清研究資料》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第 7-10 頁，1981。
7. 葉聖陶：〈朱佩弦先生〉，載朱金順編：《朱自清研究資料》。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第 1-6 頁，1981。
8. 樊善標：〈導讀——時代的立足點〉，載朱自清著、樊善標編：《朱自清經典作品精選》。商務印書館，第 6 頁，2017。
9. 周作人：〈《中國新文學大系·散文一集》導言〉，載周作人編：《中國新文學大系·散文一集》，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，第 11 頁，1935。